

潛態 (The Virtual)

鄭如玉

佛光大學外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

摘要

何謂潛態? 是一種前個體化的潛態狀態。在過去的殖民時代, 不同的民族或個體必須進入潛態化的層次, 才能達到融合與轉化。反觀當今台灣充斥著跨越實體疆界的虛擬結合, 跨國資本的電玩、媒體與影片早已代替民族意識的角力與不同民族間個體的戰爭, 我們早已進入一個虛擬認同凌駕真實的國族認同的時代, 該如何因應這股力量, 並順勢而為, 利用其跨國流動的趨力將是一個有趣的議題。如果能從潛態引出「去潛勢」(impotentiality) 的力量, 或許能形塑一個新的台灣願景。本文將以魏德聖導演的《賽德克·巴萊》以及魏德聖監製, 馬志翔導演, 以嘉農棒球隊為故事的《KANO》為例, 說明潛態在台灣情境裡可能產生的理論意義。前者訴說賽德克人/台灣人如何承載歷史的沉重命運, 並透過潛態/現實雙面體的力量結晶出一個個差異化的敘事。後者則帶有台灣民族寓言, 所刻劃的不只是當年日人殖民政策下球員的生命歷程, 更指出球員們如何透過潛態的/未然的力量顛覆成為日人殖民政策下傀儡的命運, 最後成為超越民族界線的共同英雄。如果《賽德克·巴萊》談的是死亡與抵抗, 那麼《KANO》則是透過潛態認知跨國跨民族流動的趨力, 棒球成為情動力發酵與運轉的載體。有趣的是, 各民族的球員在訓練的過程中, 不特意強調民族特異性, 不作為台灣人、日本人與原住民, 而是作為棒球員。台灣球員不像賽德克族積極抵抗, 卻反而在接受民族融合的可能性之下, 透過棒球模式所啟動的情動力建構出新的台灣形象。當台灣球員不作為一個主體, 而是與球融合為一時, 他正可融入一種跨國的虛擬連結, 標示出台灣精神, 產生出一種有趣的台灣特異性。這正是一種「去潛勢」(impotentiality) 的力量。